

国学
经典
文库

图文珍藏版

中国古代情史

中国
情史

探究帝妃的隐私 为女性立传著说

马昊宸◎主编

线装书局



【国学经典文库】

中国古代情史

中國情史

探究帝妃的隐私 为女性立传著说

图文珍藏版

马昊宸·主编

綫裝書局

中国古代情史

马昊宸◎主编

线装书局

先秦情史



夏桀和妹喜酒池肉林尽风流

妹喜艳装入宫

夏桀讨伐了彤庭，威巡天下，回来后天天寻欢作乐，仍不满足。先王在时，命桀娶洛氏之女为妃，即洛元妃。洛元妃貌美而严肃，神态温和、举止端庄，是贤德的后妃。但与桀性情不合，相处并不很融洽。前年桀巡狩回来，带回很多美貌女子。桀在内院大摆宴席并且让元妃相陪。命诸美人歌舞行酒，桀指着一个非常美者，对元妃说：“此女子亦和卿一样美丽。”元妃避席，面谢说：“妾闻事君以德，未闻以色也。”桀默然不悦。

又去岁春，百花灿烂，桀携元妃同游内苑。见双蝶相合，桀狎元妃：“此物亦有人的性情，交互媚悦，奈何朕与卿不似此般？”元妃敛衽正色曰：“君王乃万方之主，为万民所仪型。若内廷正闺肃阍，则万方顾化而成治；若褻狎不检，自身不正，则会内宫淫乱，国家动乱，天下之人叛乱！”桀说：“这里会有谁看见、听见呢？”元妃说：“国君的言谈举止，有细微的差错便会天下皆知，内宫中若有，外面必会得知。故古之帝王，德谨于微而治起于闺阁也。”桀又默然不悦。桀虽不悦，却没有正理，亦不敢诟怒元妃。宫中诸美人虽多，不过只是歌舞之媚色罢了，却没有知书识礼、能言能作、可以御众女而代替元妃的人。桀又时引幸臣侯知性、武能言二人入宫，巧言令色，调皮说谎，元妃又恶之，经常将其赶出宫去。桀心又不悦。

一天晚上在内宫设宴时，桀又狎元妃，元妃避席而入。桀整晚不悦，于是与二幸商议怎样得一个言色俱佳的女子做偏妃。二幸告诉了于辛，于辛说蒙山国有女施氏，面貌美于嫦娥，体态妙于姑射之仙，诗书技艺无所不通，与主万般匹配。桀大喜，即召赵良、曹触龙与二幸等同于辛商议。赵良说：“蒙山国兵强马壮，且以东海为险要，未必肯奉命来献。不如先以礼求之。”曹触龙说：“若让他们知道，把那女子嫁给下人，虽得之，也没有用了！”于辛曰：“不如暂且不告诉他们，只找其过失讨伐。一面胁之以兵，一面遣人游说，此事必成。但只怕其兵强反抗！”桀大声说：“朕一人有万夫不挡之勇，何虑其强哉？”触龙说：“但恐兵出无名，奈何？”赵良说：“想治他的罪怎会没有借口？只使人问豕韦氏，找他的

过失，自然有了。”遂遣于辛去问豕韦氏。

于辛一月后归来，果然得其过失。原来有施用琉璃瓦造屋，乃擅天子之仪；有施之宫有三妃九嫔，乃效仿天子享有妻妾；有施用珠盖玉杯，乃效天子用器皿，可以伐矣。桀大喜，遂一面传令东方各国诸侯起兵从征，一面亲自率六师演练。

桀手下有四猛将虎、豹、熊、黑，皆有举二千斤之力，能持一百斤兵器，弓箭精强。四将之兵器，桀可一手持三件，双手可以舞动四件，如随风舞袖一般。再将他所持的二丈长三百斤重的大铁钩，两头架上大石，命四将用力拉钩的中间，钩皆不屈，石亦不坏。桀双手用力一拉，钩曲如弓；用力一吊，两边大石皆裂。将钩屈圆，任为钩，四将各扯一头伸之，钩仍弯如弓。桀用手一扯，即伸。观者无不骇服。桀大笑说：“朕亲做大将讨伐天下，宁有敌哉？”遂择日起兵。

消息传到各国，各国都服从命令。惟商国遣大夫来告，商侯患病，并问为何讨伐有施。桀恐天下议之而不言。除了豕韦氏外，各国皆不知其伐有施之故也。商大夫恐桀降罪，故贿赂赵良，赵良为其用计得以不出兵。商大夫请命，桀遂遣之说：“既病不能兴师，姑免尔国。”于是商国可以不出兵征讨。大夫归国。

桀于四月一日举兵，命熊将在前，黑将在后，虎将在左，豹将在右，各率领一支军队。桀与赵良等亲自率领二师在中。另外遣于辛先行游说，留触龙等守护国都。军队旬日行到兗方，豕韦、孔宾等诸侯来会，率领军队同行。又数日来到东海近地，十五日后六师及诸侯之师把蒙山国团团围住。

于辛奉命先到蒙山国。国君施独，夫人屈和氏，单生一女，名曰妹喜。巧笑则林下风生，轻语如黄鹂妙啭，真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简直是人间的最美，无法形容。

于辛来见施独，以礼相待，送施独金银而求其女，果然不允。施独说：“寡人只此一女，留以选善婿专门养老，立子继国，怎能献与大王，终生怨恨，受一世凄凉？尔王好色而荒废国治，不久败亡，何礼之有？”却礼不受。

边境随即传来消息，夏王亲率大军来犯。施独说：“王设计求女，又起兵，此何故也？”有人报告他说：“问僭用王者宫室、妃嫔、器用之罪而来。”独大怒，即令大将昌勇、乔英二人领数百乘兵车迎战，一面将于辛囚禁了。

施独有个叫雍和的贤臣，已告老还家，得知有大难故来询问，对施独说：“吾君仔细考虑。夏王虽然无道，毕竟乃各诸侯之主。怎能相敌？且安可囚其使也？不若派一善于讲和之近臣，陪使者于馆，暗自软禁。且看战况如何？若不利，还需这使者解和。且君之女终要嫁人，况于王乎？女之美闻于天下，此非常

人能有。事物的极端，藏于幽密而耀于四海，非大善即为大凶，如果没有高尚的美德便不能长久。今君去一女，未必是祸。王得君女，未必是福。君当裁之。”施独依计，命内臣葛天生陪于辛入馆居住，将其从人俱监守在内。

于辛带有珍宝币缙，馈送葛天生，并赏赐守馆之人。于辛对葛天生说：“施君不知时势，妄自执王。吾王非问罪也，实为娶施君之女而来。”天生说：“为何人兴兵？”说：“恐施君不肯从命，乘机将其嫁人。且王之娶此女，玻非做宫女实做王妃。”天生说：“为何不早言之？”于幸说：“恐诸侯不服，则主之名损。王之具师朝中，实不知来之故也？独我知之。让我先来以礼相求，实大有益于施君，而施君不知。”天生大悦，将此告诉了屈和氏。屈和氏对施独说：“且看胜败如何，再作商议。”说犹未罢，报至兵败城危。

施独慌忙出问，报者说：乔英、昌勇各率三百乘兵车分左右出战。乔英接住夏王兵，昌勇接住豕韦氏兵。乔英杀败夏王前军熊将。夏王自持长大铁钩乘大车出阵，直奔乔英阵中。绰划刷刺杀伤数人，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乔英于车上用戟架隔不住，被夏王一钩穿心挑起。从兵大败，逃入城内。右边昌勇大战豕韦氏，左师已败，夏王率兵夹击，昌勇慌忙逃跑，大败进城来了。当时是四月十八日。

施独大为惊慌，急令四门紧闭。命三军坚守不出，唤雍和等来商量。雍和说：“二十年前便不敌夏王之勇，更何况今日？君为何爱一女而亡国，国亡女何往乎？君莫若及今献女，还能与夏王交好。”施独使葛天生问夫人。屈和氏问妹喜，说：“汝可知数日来外间祸事？”妹喜说：“窃闻战鼓之声，心甚忧之，安能不知？”屈和氏说：“你可知兵从向来？”妹喜说：“我听说是夏王之兵。”屈和氏说：“你可知夏王为何而来？”妹喜其实知道，只是故作羞态不言。屈和氏说：“夏王实为你而来。你父与我只汝一女，当择良婿与汝。汝常随父母，父母迂执，误汝青春，使汝到现在还未嫁人，惹来此祸端。若当初将汝择人下嫁，怎会至此？昨日夏王先遣人来聘汝，汝父不应。恐汝进宫受一生凄凉，不许他。却不料夏王率兵来犯，兵败城危。昨葛天生转述夏王的意思：‘夏王实图汝去做正妃。’不知真假如何？但事势危急，老父母及城中数万人性命也，非汝不能救，汝意下如何？”因涕泪俱下。妹喜掩袂隈腮，颦蹙低首，跪下哭道：“儿身乃父母所生，却反贻祸于父母，如若可以免难，就死在父母前，亦甘心焉！如果这样都不能免除祸事，任从父母主张。”屈和氏泣扶起，言说：“儿勿伤心，我告诉你父使人禀报夏王，答应此事。将你嫁他必以礼迎娶。汝这般乖巧，只怕有好日子过，也未见得。”妹喜拭泪而起。屈和氏命葛天生报施君可以把女儿嫁给夏王，求和免战。

施独遂使雍和请于辛到庭上，陪礼谢罪，说明愿将女儿嫁给夏王，并停战求和。于辛大喜，请施独派使者同行见夏王，施独为于辛整饬车马、仪卫，派雍和去，并携珠宝及牛羊犒劳军师，开门出城，直诸夏王军前，纳款请罪。

于辛先见了桀，将事之始终告于桀。桀见于辛来了，早已五分欢喜。又知肯以女求和，便喜十分，命雍和进见。雍和陈辞婉转，桀又喜，便收下施君璧帛犒师等物，赏雍和纁丝表裹。

十九日命于辛领侯知性、武能言二内臣带着珠冠、金花、宝帔、币帛、文锦、酒果、牛羊等各种礼物进城，当日便要迎娶施女。施独接待了来使，收了礼物。屈和氏说：“过几日才好，为何这般急？”施独告于辛。于辛说道：“我王性急，这话不能回复他。君只从命便是。”施独与夫人俱无计可以疏缓时间，只得来问女妹喜。妹喜说：“此非难事？父可垂帘于堂中，叫他内臣到帘外。母可引儿上堂，立于帘内。儿自有办法。”施独听从女儿，在堂中间设下帘子，命群臣远立堂下。请于辛及侯、武二人远立帘外，妹喜与母出堂，于辛等使臣只听得环佩铿锵之声。侯、武立于帘下，听得妹喜命葛天生说：“请夏王使臣到帘外。夏王娶我，我便是他们之主。”于辛闻言大惊。天生引侯、武二人面北而立，就帘而拜。妹喜于帘中南面受拜。拜后，命使者站立而听。妹喜说：“天子命贤使臣来，问罪讨伐还是以礼相待？”侯、武二人对说：“君王闻内主令淑，特遣下臣以礼迎娶，作为正妃，非有他也。”妹喜说：“既以礼相待，礼法吉祥，战事凶恶。吉则缓以情言，凶则暴以威劫，必不俟矣！现在兵临城下，今日便娶人，这不是威胁么？又安所云礼？今王命娶女，怎会不从吉纳福？国君生女，上嫁于王而不择吉，非是吾父与妾之过，实乃夏王之过失。敢烦贤使返于王前，说明我的意思，告罪于夏王。若王宽我罪，三五日以为期，使得顺父母之命。若其不许，我便自死而已。虽然国破家亡，实在有负大王之意，枉劳贤使矣！”言毕而退。妙舌轻调，娇喉婉转，呜呜嚶嚶，如泣如诉之声，犹在帘际。

于辛等听之，心志尽丧，魂魄俱飞，不能端正地站立，伏在地上拜送其退下，领命下堂。三人说：“这是生来便是与我主相配的异人。我等此行必成大功！”三人皆喜，说：“这样告诉夏王，他必定会听从妹喜的。”于是三人同出，复命于桀，详述妹喜所言之情，又极夸妹喜之言，婉转清澈，有妙才雅致。桀闻之，亦魂魄飞动，大喜，说：“这真是我的爱妃啊！”即命三人再入城通好，许以退兵三十里，约定三日后妹喜跟随大王起驾。

当夜夏桀退兵三十里。次早二十日，施独命其夫人治女行奁，自己率领臣下出城朝见桀。桀以礼接见，仍然命其速将女儿送来。施独唯唯而退。

桀手下臣士将帅，都纵容军士劫掠蒙山地方周围士大夫百姓人家，淫其妻女，食其酒肉，夺其财物。诸侯之兵也都效仿他们，倚仗桀的凶威，一概妄为如此。这蒙山国只为了一个美女，城内虽幸免杀戮，已成和好；城外却遭这等荼毒，逼得吊死多少不受辱的贞女烈妇，又坑杀多少倔强的士民。施独知道这些，对屈和氏说：“不如早打发女儿去罢。”

遂于二十一日，施独夫妻自送着艳装的妹喜出城，来到桀的行营朝见桀。桀便想让妹喜在营中留宿，缓缓发遣诸侯。妹喜便令葛天生传奏道：“天子至尊，岂宜野宿路处？愿先发一军，护臣妾先行回国，君王自发遣诸侯振旅还国。臣妾于国门之外而待君王。”桀既见妹喜妩媚妖娆，心神已昏。又闻奏说婉转真情，虽思难禁，不忍相离。但喜之至极，不得背其意。同意所奏。施君夫妻不能遽舍女独行，便请亲送女到夏国。桀喜从之。

桀命多分宫娥二十人往伴妹喜。又命武能言与施君夫妻一同护送。护送军队有一师之众，百乘之车。施君亲送女，留臣下守国。桀自发放诸侯，犒赏卒徒，班师而归。三军遂行，五月五日便到安邑夏国。

六日，设朝。施独、屈和氏同妹喜入朝朝拜，桀命曹触龙厚赏施氏夫妻，早遣之归国。桀自携妹喜入宫，便命于别宫设宴，立妹喜为妃，合卺为乐。妹喜亲拜奏说：“臣妾幸不被斩刈，更得至禁宫，以山野腐草，却受泽于甘露，望处以得所使。得稍睬微命，长侍君王之侧。虽为承满，亦幸矣！奈何骤不循轨，过施恩宠？恐令臣妾反不能为生。愿君王命驾先相会元妃，便引臣妾向元妃朝见。然后君王与元妃会燕，让臣妾能够捧小酒杯，跪侍席下，以奉君后，妾之分也。”桀听得这般温柔美微妙娇辞，越发昏了，哪顾得这多道理。只口地夸妹喜乖巧，只今日且不能如是。朕务必少慰，思慕爱卿之意。遂独留平素极爱狎的小宫娥，尽叱内臣及宫嫔之稍长者皆去。引妹喜并坐，行起酒来。坐间，桀便恣意谐谑调弄妹喜，妹喜娇羞妩媚，弱不能胜。数巡酒后，桀不待毕宴，携新妃入锦帐。令小宫娥代脱衣卸妆，裸身嫣然，一枝如昆山片玉，把妹喜轻轻偎抱着。

夏桀夜淫昼歌

桀既求得美艳才巧超过天人的妹喜，哪复知世间要紧事，甚至顾不得死亡且在旦夕。昼夜为欢，无有断绝。日午而起，以为未晨。起而新妃妆色，王以为才刚刚天亮。梳妆后即饮宴，饮宴必定歌舞。众姬之歌，桀不以为乐，妹喜辄自起舞。妹喜一举袖而天下无容矣；妹喜一开喉而天下无人矣。拟其歌为七言

十绝。

其一：

苍虬飞海滂天街，输得龙宫度晓暄。

三十六环齐舞袖，一时吹拥上阳台。

其二：

一天春雨度春风，带日舞风上玉楼。

二八云鬟低揉乱，不禁恩爱泪交流。

其三：

娇羞初度入君门，入得君门便爱君。

一度君恩零乱后，意慵难复理春云。

其四：

君因好处不胜愁，意又怜君脸又羞。

嫩柳啼莺声款款，落花随水恨悠悠。

其五：

落红如泪锦斑斑，赢得君王带笑看。

几度对君含玉泪，欲言还怯又承欢。

其六：

不知窗外日头西，犹替君王揽玉衣。

生怕晓寒侵悄梦，更将温玉代柔丝。

其七：

柔荑温玉服君王，初夏重衾尚怯凉。

几度玉龙翻暖浪，君身何但锦衾良？

其八：

深宫乐事夜漫漫，梦里还应唱合欢。

觉听午鸡疑是晓，却将纤手动罗幔。

其九：

晓起深宫日已斜，雕龙宝烛绍春华。

朝饗尚未停歌舞，又卜开筵玩玉蟆。

其十：

欢歌妙舞乐洋洋，愿得君王万载长。

留恋春风玉清里，莫教春雪度垂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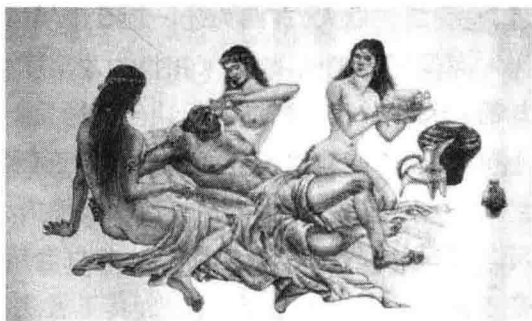
自此桀与妹喜昼夜行乐不绝，不知日月星辰。半月之后，外面击鼓有奏事

者日多。以前均由赵良摄理国事，众人不服。积事甚多，击鼓日多，良亦不能禁。激得桀出来上朝，果见有奏国事之无数臣民，都是田赋兵车，奇冤异枉的事。桀大怒说：“有何要急，击鼓惊动宫中。”命武士尽斩告奇冤异枉的人，以绝后来奏免惊扰驾。尽发太师赵良处问田赋兵车事，命左右将大鼓吹破，再不设鼓。吩咐方毕，看见关龙逢等领几个臣士在殿下，似要陈谏，桀即忙命罢朝。各位臣工免朝，由太师处理国事。自己转身入宫去了。自此后，自出自入，任桀意，再无人来惊动。时五月廿二日也。

夏桀因美色逐贤臣

商侯在商，尚不知桀伐有施为何故，大夫甸范回报行命，报与免征，亦不知夏都也。商侯聘伊尹，本要佐天子，以兴天下。正与尹商议化海夏王之道，却没有想出办法来。闻说夏王得有施服而班师，于是让伊尹到夏都。

尹亦极知夏王及夏均无可挽救，此去亦无功而返。商侯也知此理，只是说道：“尽先公之心，尽小子之意，尽夫子之才，且试之也。”尹承命而行，商侯命大夫寿常随行。上书推荐贤士并贺胜师之事，且观王近日行事。于是尹与寿常至夏城。



夏桀的淫乱

及五月廿三日乃旬日后也，夏王忽然临朝。费昌与国中元士辈陪伊尹、寿常，跟随关龙逢等进朝。正见桀盛怒，处罚百姓。堂下士民塞路，上朝的大臣无法向前，而桀已杀多人矣！伊尹叹说：“噫！是尚可以复生乎？乃有奇冤求明而自益之。活着不能明达，诚不如死以诉于上帝也。”龙逢等直待到发落完，急忙带臣士们上谏，而桀已免令退朝。伊尹曰：“心性被美色迷住了，便不再好德理，不如且去。”于是辞别费昌返归商侯。费昌送尹三十里，洒泪而别。

尹与寿常自还商国，以五月廿四日离安邑，六月二至商丘。商侯听说亲自到外面相迎。问道：“夫子何以速返？”尹说：“因桀之爱色误朝！尚未获一见也，尽诛冤民。”侯拊膺而悼：“呜呼！斯民之不幸而至此乎！”尹说：“夏的殆亡将会更严重，予往获其国之贤臣费昌矣！有治国之能，却静观其变。”侯仍奉尹

于馆。尹问有无贤才来投靠商侯，侯说：“无之。”伊尹弯曲手指计之曰：“是将有来者矣！我投奔您已经三个月了，天下岂无一知君者乎？”

果未出半月，莱朱至矣。莱朱于奚祁之后，始封于薛。后被豕韦氏并吞，宗亲逃到莱夷，即今莱州也。奚氏客居于莱土，而生子，有赤蛇之祥故名莱朱，故字仲虺。仲虺小时便与众不同，长而博洽，有雄才伟略，不拘泥于小节，深知帝王治国之道，看不起庸俗的东西。谓天下，上无君，下无民，不可有为，将观点隐藏而不显露。及闻商侯三聘伊尹之事，遂叹说：“似尧舜一样贤能的人终于出现了。”凭借自己的学识来投商侯。

侯闻之，与伊尹同车出迎于东门之外，同坐一车，一同谈论治国之道。尹所言，朱所契。朱所言，尹所契。与侯三人，想法一致。侯大悦，请朱附尹而居。自是侯以尹为师，朱为傅，一德为政。而后半载，庆辅自徐杨来投。又后一年，湍里且自雍州来。

汤尹一德，使得览身俱来投奔。庆辅者，是垂的后人，世封于南。湍里且者，是番禺的后人，在西为仕。近日诸侯横霸，二人贤善而才，俱不能保其国家。因闻商侯好贤之风，故远来相投。才至境内，即有人迎于郊外，大夫迎入。商侯与语，为其才智而非常欣喜，让他们居元士之位，后居大夫。庆辅进言曰：“商丘土脉浮薄，不能建立帝王的事业。且三面靠河，有水灾泛滥之隐患。臣闻君侯之地，七十里即古帝喾之地。臣昨至境内，详观之。此城南三十里，成就帝王之所，便是亳城。自帝喾与帝而后，六百余年矣。天地之气必散而复聚，必有新的帝王兴起。臣望其气郁郁葱葱，真王者之都也。及臣见君之圣神智睿而喜，上天造就您必成帝王。天下百姓没有贤良的国君，非君，有谁为此帝王？愿迁都亳城，行王政以救天下之民。”商侯闻之，愕然而起，退出席位而曰：“小子奉先君之教，惟自陨坠，不能承先之德，并不能辅王室，来报答古代受王俸禄来提醒自己。吾子不以台卑鄙，而俨然就教，此吾之幸也。乃议及此台。虽狂昧，奈何自绝于天？敢闻教乎？”伊尹曰：“王者之事，未宜遗言败在人自己去做，成败由上天来定而已。惟都城之议，固当从也。天下既乱，强凌弱，邪恶吞并良善。商丘之地，城不高，池不深，土地疏薄，水灾泛滥，固当迁也。使不为天子，难道不为祖宗宗庙着想么？”商侯于是听从其提议。即日令臣民士从者，挈老幼向南迁居亳都，今归德府城南。商侯迁都，是夏桀二十一年，乙丑之元月也。

伊尹自夏都归，将两期矣。又得莱朱一同佐商侯论道。商侯用美德仁义来治理国家。城中百姓欢悦，此间已二年了。闻命迁都，家家人人欢天喜地。跟随商侯像跟随父母，甚至连鸡狗猪羊也踊跃而从。定居亳都后，施行仁政，百姓

更加拥护。又两岁终，忽闻夏王出宫临朝，对臣士们进行赏罚升降。明年诸侯当大朝，商侯遂先期治行，莱朱等同太丁守国。自请伊尹同行，欲将伊尹亲自推荐给夏王。奉圭璧、币帛、户口、图籍，入朝对夏桀讲述六年中的精忠职守。

夏桀自癸亥年五月二十三日避谏还宫，与新妃为乐一连十余日，并不见元妃。桀一往时乳媪来视桀，于宴上乘间问为何不见元妃共宴？桀不应。妹喜恐事久有变，外人议论，乃求自往见元妃。桀不往，就命乳媪领妹喜朝元妃洛氏，二十宫娥从之往正宫。乳媪先入告知洛氏，洛氏留之，命宫娥合外门。妹喜至正室不见乳媪出内门。元妃使人辞妹喜道：“寡君有小疾，不能勉强起身来接见新妃。”于是开启外门，仍使乳媪引妹喜走出去，到别宫归桀。桀一闻妹喜来，起身出接。本欲媚有温手而人，乃见妹喜俛首捧袂，婉转悲泣，跪下去不能起来，伤心地说不出话来。桀大为惊讶，叱退左右媼姬，独使幸娥二人掖入寝内。桀将其抱入怀里，用手拭其泪，问道：“爱妃何以伤心至此？”妹喜跪抱桀足，顿首于其膝，说：“儿得君王骤宠，反而令臣妾不能生存了。愿君王做主救儿。”桀愤懑道：“是洛氏的缘故么？”妹喜呜呜而不言，但求生求死，如怨如慕，以使桀迷惑。桀召乳媪问之，乳媪为元妃百方遮盖，桀不听。乃问同行彩娥，彩娥同妹喜亦受苦者，一一畅言妹喜苦状，更增设元妃傲狠处，以让桀怨恨元妃。桀大怒，欲杀元妃。妹喜则抱膝泣谏曰：“大王为妾而惩罚元妃，朝臣多言，天下不服。且万一后悔，也来不及了，惟愿赐贱妾一死为安。”言毕，又抱桀膝泣。桀抱之，不能舍去，亦不欲逆一语也。又叱退诸媼娥，自己温和地安慰妹喜，妹喜悲愤稍止。

桀乃命武能言、侯知性二幸臣来，谓之曰：“尔二人之所知洛氏倨傲不顺于朕，今又妒害我新妃，即是害我也。尔往问太师，何以处之？速来回话。”二幸领命先到太师府，问赵良。赵良曰：“此君王家内事，不必问臣子，任从君王。”乃往少师府问曹触龙。触龙说：“此事任由君王自由处理。骨肉之间，作为臣子又怎能议论呢？”乃往问卿士于辛，于辛想使三人说做一团，欢欣庆幸，得立妹喜为正妃，则我三人宠益固矣！于辛便有意教桀赐元妃死。

适值有夏国奇烈男子下士黄图者，在于辛所，闻得此事，偷偷告诉关龙逢，说：“君王不见群臣，君等虽忠，却无法上谏！平时国事，尽由赵、曹诸人处理，今日之事，实迫不得已的事。君王为新妃，欲赐国母元妃死。杀元妃，是杀一国之母也。母得罪于父，不过是命其出门，归于母家，其子只是涕哭罢了。若父见杀于非辜，人子亦当从死。于母何独不然？公怎可坐视不救？”龙逢大惊，说：“嗟乎！事竟至如此地步！没想到你竟如此忠义刚烈啊！奈君王不得见吾辈，纵死

又奈何？”黄图说道：“君王之议，决之于赵、曹、于三人。公等时常守义，不往交见。今国母有大难，不是按规矩办事的时候，请辅公往，以极陈于三小人，让其稍稍良心回转，或许可以保全国母性命。”龙逢揽涕步出，不待驾舆。

黄图叩太师之府，而见赵良。赵良曰：“噫！下人怎会到我这里？”龙逢及图见良，涕泣号哭而拜。良大惊：“夫子为何如此？”龙逢说：“突闻君王将杀元妃。下臣无法面见君王。只有您可以救她了。且国之母犹公之母也，公忍坐视其母之死而不救？龙逢只有死在公之门中，天下将闻公之恶重耳！”黄图又激烈涕曰佐辞。良虽狼戾，亦感动地说：“夫子勿忧，只何以言之？”黄图说：“妇得罪于夫，不过归宁母家，从大的方面讲是顾全人伦之理。士民且然，况天下君乎？”赵良曰：“先生是天下贤士，我会将此进言的！”惟是侯、武二幸，正从于辛处回宫。赵良使人邀之来，俱以此语道之。二幸臣亦感于此言，领辞而去。

原来赵、曹二人虽肆恶于外，内边大事只随桀自主，不敢专意恣为。外边大事，亦待桀命，自己只行小恶，把大恶都留与桀自为之。故桀谓二人忠，尽托以国事。朝士虽恶二人，却不能寻得他们与桀的隔隙。龙逢、费昌等平日羞见权奸，故不闻政事。只此事黄图游说龙逢，而费昌犹未知。龙逢说动赵良，而曹、于二人犹未知。于、曹操念和赵良一样苟且鄙恶，却不能像赵良等人那样有此气候，所以桀也不全都倚重他们。以赵良、触龙、龙逢、黄图、于辛等各议进。桀愕然说：“龙逢安得知之？”二幸说：“不知其何以知之？但痛哭流涕进言极忠，如此如此。”桀亦心存惻然说：“好吧。”遂命二幸，领宫监二十人，捧敕往正宫，追夺金章、诰命、玉册，及金冠、圭璋、霞帔、元黄，削去元妃之称，自归有洛。元妃奉敕，将上项一一检付宫监。自命随身内使役婢，收拾自服、车囊、布裳、縑衣，携所生三岁太子与乳媪，远远地拜别夏桀而去。关龙逢率费昌、育潜、逢元、黄图等臣士于国内等候，在车下涕泣朝见，请求相送。元妃垂帷而泣，告辞说：“贱妾得罪于君，应该被处死的。赖诸贤之力，苟延其身。以归见父母、兄弟、姐妹、姑姨，其亦幸矣！嫌疑所在，无累诸贤远送。愿诸贤普事君王，以保国家。”泣止，命御叱驭而去。龙逢辈已命妻辈具车于城外候送。自己诸人随车泣送至城外。命其妻辈朝元妃，元妃辞谢。关妻等坚持相送二十里到郊外方还。时癸亥，六月初五日也。

桀当日在内廷将妹喜册封为元姐。初六日，相陪而出告祭祖庙。赵良等跟在桀后，其妻等跟在妹喜之后，皆盛服紧随。关龙逢等皆素服远立，并不参与。桀引妹喜于列祖前，正下拜时，忽一阵厉风，将各主前的俎豆等器物卷起吹出门外。妹喜不能起立，仆地良久乃建。桀心不喜，没等到拜奠结束，引妹喜还宫。

自是专宠新人,歌舞愈繁。尽日追欢,费用愈奢。民生困极,国事废弛。三五日一朝,并无固定时间。要出之时,必定保密时间,不令关龙逢等人知。先通知赵良等,大事预先安排定了,忽然出来,只待一会儿,将事发放,事完便转身回宫。唯恐他臣来谏,亦不去他,只叫他备位饰观而已。

巧宫人婉转护旧主

直至冬至之日,桀又带妹喜盛装去拜庙。关龙逢与费昌等贤臣士皆相陪同。但见桀与妹喜方拜天帝,情形与拜祖庙时一样,一阵怪异的旋风从坛间卷起俎豆等器,飞在半空中良久,倒立地插入地下,直至没底。妹喜仍昏眩不能起立,桀命扶之入舆中,亦颇狼狈,毕事乃退。

关龙逢等一起拦驾,进谏说道:“古初圣王配合之义,向天地乾坤取法。以求传宗接代,只人伦而已,非淫乐也。是以择配,要重其品德。故合于天地而可祭天地,则其郊祀也。皇上承祖先的保佑,而可以祀祖宗,以求禘祫。君后迪吉也,告庙先于立妃,立妃先于设嫔,筮吉先于册立。既以明礼,且迎天地之福,承祖宗之佑。今君王为求一女而年里动兵。既不吉矣!既得以归,先受宠后告庙,先立妃后朝后。甚至俘虏之丽色,倾一国之母仪,逐端淑之元妃,立娇姬为正配。三纲五常均不顾,天性亡而人欲横。故祖宗愤恨,神鬼为厉气,亦可畏矣!愿君王即日贬新妃为宫嫔,立诏還元妃以奉祭祀,承天之福。请君王细察。”辞毕,而涕泣俱下。桀虽凶顽,亦动色。先见天风凶起。心亦惊怖。见这极诚流涕之言,亦不发怒,但命左右麾开臣士,驱车回朝去了。

妹喜回宫,痛恶臣士之恶词,便渐发阴毒,对桀说:“外人多为旧妃党谋,欲害臣妾耳。君王何不遣心腹人探听旧妃?”桀说:“的确如此,人由卿选好了。”妹喜遂细细挑选内臣,并让其愿往者自荐。而皆无胆志者,又不知君妃意思,久无人应。其中有一人幼事桀,亦事元妃,名阿离,有心机,藏义气。心想道:此必妖物,要害杀元妃。若他人去,恐成其恶事。遂自陈愿往。妹喜唤至密室,亲自详细探问看得,阿离便承担了此任。且其又能谨秘。遂多私与金珠,使至洛。以桀之名,以酿酒赐元妃毒,杀之。却于桀前假装嘱咐阿离说:“尔善视旧妃、太子是否安乐?”阿离慨诺而去。去洛国询问元妃。

元妃自六月五日洒泪告别夏都,诸贤臣之妻送出关而回。元妃母子独自悲凄,至洛。路上但有闻知者,无不悲泣,拥车如子送母。元妃早宿晚行,并不入城衙馆舍,只在车中饮食。护从之人,环车张棚而已。十余日后到家,素布服拜

见母，见了兄弟、姐妹、阿姨。自与幼子及乳媪一人，老婢二人，幽居一所静室，自己耕种劳作以足衣食。每旦望而朝，常祷祝于天地，愿夏王安乐，幼子克成，戚宗戚儿女来候视者，亦不相见，曰：“罪人也，在这里等死，怎敢见人。”所食用衣装，都是低劣变质的，弟亦时给之。亲戚所赠，拒绝不敢接受。噫！贤矣。后人钟伯敬以七言十绝悲吊。

其一：

当年王辇度金銮，君是吴仙妾彩鸾。

二十年华零乱去，不胜霜露夜漫漫。

其二：

六宫春树自依依，芒草连天望眼迷。

不似金笼绿鹦鹉，年年犹傍翠华啼。

其三：

西风剪地蒿花秋，败叶珊珊散不收。

还想君王湖上乐，绿波轻漾采莲舟。

其四：

玉笙犹在耳边响，吻目还疑金殿光。

良夜不知河洛远，飞禅悄度又昭阳。

其五：

梦里深宫觉尚猜，君王何遂赦前非？

荒鸡嘹乱知非旧，却恨芳魂去复回。

其六：

深宫想得住娇人，巧作游龙乱雨云。

前度阳台今密锁，也应难入旧精魂。

其七：

旧国于今春艳阳，旧时人远辋幽房。

宵宵但仰勾陈畔，犹祝君王万岁长。

其八：

燕鸿常去有归期，去妇终生遂别离。

一隔君门便千里，况是茅里哪胜悲。

其九：

大河东下水如斯，只见东流不见西。

去国时光偏缕缕，举头望漠自离离。

其十：

桐花落尽蓼花飞，俱已如今事已非。

二十年前浑是梦，只今犹是未醒时。

阿离到洛，访得元妃如此艰苦。先亲自叮嘱洛地执政曰：“君王旦夕欲召元妃，但新妃忌之，若有人来察访，你让人们都说元妃去世了。以保全元妃，等夏王将其召回。”离乃来幽室叩门，元妃开小窗牖见之，一同落泪痛哭。元妃泣问：“君王乐乎？新妃有命来杀我乎？”阿离说：“无有也。”元妃曰：“那你怎会到此？”曰：“来探视元妃与太子是否安乐？昨因天变，并满朝贤臣皆请君王召元妃复还，故命我亲来探视。”元妃说：“君王命来则有信物，这不过是暗地里派人来刺探罢了！幸亏是你来，若他人来，则我今日必死。然君王尚有这点血脉在此，只此不放心也。”因复泣，阿离亦泣，无法抑制。请求探视太子，无恙。求玉扣一枚去。

回都，入宫，以玉扣先复妹喜说：“已杀之矣。然不可对君王言，否则夏王知道了必定追查，那时时就无法摆脱祸患了。只可言安。妹喜从之。阿离遂见桀，哭着酱诉桀元妃的情形。元妃悲苦，并太子安乐。桀不觉亦动情，只碍妹喜在前，便打断离说：“她既贞苦，只不杀她，任由她自己生死吧。”阿离遂乞安太子之命。桀遂命以玉块、金环各一面去。妹喜于背后问其原因，阿离说：“若不如此，恐怕会出问题。”妹喜加赏之。

阿离遂复来洛国，以君命实告之，安慰元妃、太子。益嘱洛人护卫，以后非我来，有自称是夏主使者的，皆盘诘，若是伪装的杀之，勿容也。于是元妃、太子赖以安。而阿离又于夏宫中遥护巧全，此事得以没有暴露。二十年后，阿离终，太子既长，妹喜终未起疑，以妹喜之妖，而又有神手能掩之者，则至诚之感天地，运鬼神也。后人余季岳有诗咏之：

莫道宵君悉佞谀，其中也有义仁徒。阿离救母还全子，多少贤臣未得知。

长夜宫夏桀醉生梦死

妹喜既意适心安，只一味邀宠于桀。与桀居容台之中，久不以为乐。又欲设法取乐，谓桀曰：“妾受君王之宠，如天地般广厚，虽死难忘。但愿君王万岁，臣妾得以终身相报。”桀说：“百岁之人，世亦罕有。百年之众，人更难逢。如夏日虽长，夜又短；冬夜稍长，日又短。人虽欲为日夜之不休欢乐，奈长庚西坠，启明东升，人生苦短不如愿也！”妹喜说：“妾欲为缩日舒夜之法。以月为日，以年

为月。灭烛为暮，张烛为旦。君王意如何？”桀说：“甚妙。”

遂定计宫中，役数万民夫，开一长约四五里的隧道，用砖石圈成一巷，巷中只闻人声，不见天日，曰聆隧。由聆隧而进，内筑砌一宫，名曰长夜宫，二十里阔。宫中器用什物俱全。宫四围，俱设廊房，男女轮值把守。宫门悬合抱大烛。昼则燃之，夜则熄之。入宫之后。以五日为夜，五日为昼，一日而十日。乃出容台居长夜。或设朝，即复入长夜宫。长夜宫中，灯烛辉煌，实无分昼夜，总为夜也。长夜之乐，另一世界。夏则开辟长巷，以引入地面之风，不知其热；冬则以炭火相围，不觉寒冷。喧阗鼓吹，外间不闻。外虽动地喧天，内亦不闻。间间楼阁，俱有灯烛。嫔娥成队从游。男女排队候役。桀携妹喜，脱衣光体，纵欲成欢，不再复有人伦天理。在閤君地府设宴，讴歌似鬼国咿呜。桀乐之而忘死，妹喜乐舞袖。自歌。

其一：

长夜兮绵绵，君王兮分旃。

乾坤兮改立，日月兮悠延。

其二：

二曜兮无功，二仪兮郁蒙。

厌风尘兮欲避，辟宇宙兮幽宫。

其三：

暑寒兮不知，霜露兮无期。

春秋兮易换，安有兮伤悲？

其四：

重扃兮洞天，旧馆兮群仙。

此间兮一日，人间兮十年。

其五：

只有兮眷温，更无兮夏冬。

居此间兮万年，又何始兮何终？

其六：

长夜兮曷旦？漫漫兮何已？

笑昔人兮无居，患猛兽兮洪水。

洪水兮蚩尤，居是兮无由。

天地兮崩颓。忽不觉兮何忧？

后人钟伯敬叹之：